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

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會 設鏢局統轄十三省

俠義凜古今，威名動鬼神。一心扶趙魏，百戰勝嬴秦。

為國同堅楚，悠然思廢吟。英雄無用處，酒色了殘生。

此篇評詞，乃俠義之作。由大明起，至崇禎失敗，闖王李自成造反，傾國害民，百姓遭了塗炭，二十里之遙，不見人煙，姦淫殺戮，良民苦不可言。驚動總兵吳三桂，在關東盛京，鑽刀山，喝血酒，請清兵。九千歲多爾袞，在北京趕走李闖王，未登大寶，讓與阿哥順治（阿哥即順治稱謂），更年改月，屬為大清國。一統華夷十八年，順治皇爺駕崩，二帝康熙嗣位。

紫氣東來，有道明君，馬上皇帝，君正臣良，父慈子孝。

皆因南七省，逢山藏寇，遇嶺窩賊；商賈百姓，遭遇艱難。

商家貨物銀錢不能運轉，百姓遭了搶劫。引起一位老英雄俠肝義膽，替天行道，解厄安良，一世不為己，空為他人忙。設立十三省總鏢局，恐孤立難成，聘約僧、道二高明，俱是師兄弟。

道者聾啞仙師鐵牌道人諸葛山真；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頂弼昆長老。各帶門人，共立三教會，僧、道、俗三教歸一。紅花白藕青荷葉，自古三教是一家。外請天下英雄，有神刀將李剛等。

鏢行設立章程，公平交易，不准欺壓客商，商賈之家運輸便利。

鏢局之內，有水牌二方，各路走鏢來往日期，以鏢牌為憑。倘遇風雨之天，作為誤工，往返循規蹈矩，毫無因循弊竇。所以商民人等莫不樂意與之交易，除風雨天氣之外，真是時刻不移，可稱得起信用昭著。

這一日勝英派三太查看鏢牌，走南省的十二路鏢，邱成保鎮江府的鏢（緞行），計算日數，前三日邱成的鏢應當回來，時已過了三日，還不見邱成回來。勝爺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麼差錯，心中很是躊躇不安。諸葛道爺在一旁站起身來，口念無量佛：「善哉，善哉。邱成如果今天不回來，貧道不辭勞瘁，願去鎮江府走一遭。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剛暴，也許是出了什麼差錯。」李剛道：「雖然是邱成保鏢，然而鏢車上的旗號打的是十三省總鏢局『勝』字，想鎮江一帶誰人不知道我弟兄的名譽？諒絕無人大膽，敢動我弟兄的鏢車。」諸葛山真道：「世事無所不有，師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。小兄計算今日已經誤了三日，果然出了差錯，也未可知。」

話言未了，邱成從外面進來，面上並無驚恐之色。四老觀看邱成光景，大概鏢車不至有了差錯，遂向邱成問道：「鏢車為什麼誤了三日，使我等放心不下。」邱成說道：「沿路上並無差錯，貨物交齊領了收據，鏢車回來路過鎮江河沿，見一老者投河自盡，徒兒我想哪有見死不救之理？於是徒兒遂派趙子手，將那老者從水中救出，徒兒細問根由，老者道，姓范名叫永升，乃是范家莊人氏。徒兒問他有何急難大事，乃至投河身死呢？那老者道：『小老兒有一姑娘，許配王家寨王姓王子云為妻。前日將女兒接到家下住了幾日，小老兒今日將女兒送歸婆家，不想路過前邊，該處蘆葦深處忽然闖出三十餘人，披頭散髮，鍋煙子抹臉，各使刀槍，一齊擁闖上船來，將小女兒搶去。也是小老兒自幼學會一點覺水，覺上岸來，一看小女蹤影不見。想小老兒，只此一女，依以為生，今被匪人搶去，只剩小老兒孤獨一身；且小老兒家無隔宿之糧，從此凍餓在所難免；而且對於親家那方，無法交代。小老兒細想與其凍餓而死，倒不如投河一死，萬事皆休，也可落得個乾乾淨淨。壯士將我救上岸來，救命之恩無以為報。但是小老兒找不著小女，終歸還是一死，簡直壯士是害了小老兒了。並不是小老兒說話不講情理，人逢急難不可解之時，真是死了還比活著爽快呢。』老者將話說完，兩眼淚流，痛哭不止，還要投河一死。徒兒看此情形，想救人哪有不救到底之道理？徒兒遂將那老者攔住，並應允與他尋找姑娘，叫老者上車，將鏢車趕到店內，並與他換上一身乾衣服，遂同老者四出訪查，耽誤三日之久。不想距搶人之處，相隔一里之遙，有一座高山，名叫二郎山。此山中有四家匪首，自稱江西四霸天，內有大盜飛賊五十餘名，俱能日走千門，夜到百戶，內有亡命嘍兵五百餘名。小姪年輕，未敢深入，將范老者用鏢車載回鏢局。小姪心想，我一個人哪能辦得了如此大事？欲要辦理此事，我想勝老伯父當然能以勝任。」

勝英聽至此處，遂問邱成道：「那老者可曾一同前來？」

邱成答道：「那老者現在鏢局門外。」勝爺飄鬚笑道：「邱成，你還要全始全終嘛。叫三太、香五迎接老者。」勝爺向來愛老憐貧，遇貧寒者登門，急速迎請。工夫不甚大，三太在前，香五在後，將老者請進鏢局。邱成引見：「這就是我勝老伯父。」

勝爺看老者，年過半百，眼含痛淚，跪倒懇求：「勝老恩公，救我父女之命！如小女找不回來，小老兒無有生路。有小女在，藕斷絲連，骨肉團聚；倘無小女，姑爺親家焉能照顧？小老兒家無隔宿之糧，一貧如洗，老恩公作德，怎樣辦理？」勝爺笑道：「我徒姪將老兄救到，勝英不能袖手旁觀，有勝某三寸氣在，絕不能叫奉公守法良民受那不白之冤。老兄在鏢局忍耐十天半月，我親到鎮江府二郎山走上一遭，探探探探也可。如今媛落在二郎山時，我必將令媛救回，你父女骨肉團圓，將搶人之凶徒拿住，你二人歸鎮江府起訴成詞；如沒落在二郎山，老兄不必為難，有我十三省總鏢局一日存在，老兄莫愁衣食，五湖四海，皆為弟兄。」

勝爺說畢，當時起身，囑咐鏢行之人，千萬多多照應落難之人。遂帶少年英雄十數人，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歐陽德、張凱、李智、邱成、賈明等引路，當時起程。諸葛山真道：「勝施主，二郎山勢派甚重，三太、邱成等學而未成，藝業不佳，怕是眾寡不敵，何不多帶人去呢？」勝爺道：「小弟帶三太等此去，不過教他們見見世面。小弟到得山上，拜見眾寨主，當以好言相勸，令他獻出范氏。如果眾寨主不懂禮義，真真要拆散鴛鴦，使人夫婦不能團圓，那時小弟全憑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一口魚鱗紫金刀，用三太他們不著。」勝爺說罷，各帶兵刃、暗器、小包袱，當時起身。

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這日天光日偏西時，前邊有一鎮店，勝爺問三太道：「前邊之鎮店，你認識嗎？」三太答道：「姪兒不認識。」勝爺說：「此乃鎮江府所轄的邊界，頭一個大鎮店，名叫飛龍鎮。」南北大街，長約五里半，進鎮店觀看，人煙稠密，買賣繁華茂盛。勝爺問邱成：「此處離二郎山多遠？」

邱成說道：「二三十里之遙。」忽聽金頭虎賈明嚷道：「到了二郎山，把搶人的小子，抽個大嘴巴子，問他為什麼搶人家小媳婦？」勝爺回頭照著傻小子擺手暗道：「不許大呼小叫，要叫山上踩盤子的嘍卒聽去，反為不美。還不知道被搶的少婦在山不在山呢？」那知道內有二郎山踩盤子頭目，扮作鄉下人，如趕集上店的樣子，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盤子頭目陳琦，隨後跟上勝爺。勝爺行走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進鎮店北口不遠，看見座東一座大店，字號是黑地金字：隆合店。匾上有三個小金字：丁家鋪。大門道內影壁牆設擺大刀闊斧。勝爺明白，此店帶設把勢場。走了不遠，座西招商店匾上寫「義合店」。上邊三個小金字：丁家鋪。店門道內影壁前設擺著鏗練擗棒，此店也是帶設把勢場。勝爺留心掐數目，由北鎮店口，到南鎮店口不遠，招商店設把勢場的共有十七家，全是合字當中，如福合、茂合、義合、成合、升合、寶合、興合。勝爺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老父五六年未到此處，此鎮店出了出色的人物。」

三太問老師道：「恩師何以知道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進北鎮店口，至南鎮店口，老父暗數共有十七家店，俱帶設把勢場。你弟兄留神觀看，必還有一家招商店帶設把勢場。既有十七家，當然還得有一家。」

話言未了，香五用手指點：「師父請看，那不座西還有一家嗎？」勝爺進前觀看，是三間門臉，黑地金字匾三塊，北邊匾上寫「俠義剛強」，南邊匾上是「英雄老店」，正當中匾上三個大字：丁家鋪。紅牌黑字，一副對聯，上聯寫：「孟嘗君子店，文驚宰相」；下聯寫：「千里客來投，武比廉頗」。橫批：「蓋世奇才」。勝老者看罷，「啊……」心中不悅：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為何大話掛在牌匾之上？豈不是藐視天下英雄？

三太打尖住店。三太問道：「店裡有人嗎？」當時店裡出來一個伙計，問：「住店嗎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住店，有北上房嗎？」店家說道：「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間，一明兩暗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很好。」店中伙計觀看，十數位年輕之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胖的傻氣，瘦的俏皮，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，一個個俱是十字絆英雄帶，外罩大褂，頭上壯帽。內有一老者，頭戴翠藍緞色鴨尾巾，一橫一道正當頂門襯黃菊花，頂門上突突亂顫；脅下襯黃雲緞鏢囊，周圍青緞色臥魚，正當中有青緞色挖就一大「鏢」字。下襯五色衣線網子。又襯五色衣線燈籠穗。看老者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發似三冬雪，鬚賽九秋霜，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精神百倍。

伙計問：「眾位爺們，哪行發財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保鏢為業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取出鏢旗來。」三太打開小包裏，取出鏢旗，遞與店裡伙計說：「勞駕，你找個竹籐桿棍都行，將鏢旗掛在匾上。」伙計打開鏢旗一看，不認識字，走進櫃房遞給賬上先生。先生觀看，一行小字雞卵大小，上書：「江寧府十三省總鏢局」；大字一個「勝」字，斗大小。先生說道：「老三，你可留神伺候。這是勝三爺鏢局子之人。」伙計出來遂與眾人格外慇懃：「請達官爺們到上房坐吧。」

眾人進北上房，伙計打淨面水漱口水，烹茶，十分慇懃，垂手旁邊侍立。勝爺問伙計：「你貴姓啊？」「在下姓劉，排行在三。」「你為何不伺候別的住店的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天氣尚早，沒有住店的呢。」勝爺明知故問：「貴東家貴姓啊？」

伙計說道：「匾上沒字號，字號匾在櫃房之內。敝東人姓丁，草字桂芳。」勝爺問：「府上哪兒住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三合店北邊不遠，座西的衙衙，路北的宅院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貴東人牌匾是你們櫃上掌櫃的掛的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家敝東人也不敢眼空四海，櫃上掌櫃的也不敢造次，原本這飛龍鎮五里半長街，紳耆地方保甲、舉貢生員公送的匾，我家敝東人不掛，忙亂了好幾天，眾舉貢生員紳耆等非掛不可，我家東主無可奈何，不得已掛了此匾。我家敝東人，在本鎮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息事罷訟，因此大眾抬愛，公送此匾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貴東人就開此店一座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本鎮十八家俱是聯號，均設立把勢場，敝東家乃本鎮紳董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武學的絕藝，有何工夫？」伙計道：「老達官爺，您是老達官，在下也不敢給敝東家誇口，我家敝東主，馬上步下，短打長拳，水旱兩面十八樣大兵刃，刀槍劍戟斧鉞鈎叉，鞭鋼錘抓鏢練擲棒，件件精熟。十八樣短傢伙無不精通，廿四路傢伙，帶尖的，帶翅的，帶鉤的，帶刃的，帶鎖子的，帶環的，無一不曉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也不算蓋世無雙。文學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家敝東主，提筆能作八股文章，字法能寫真草隸篆。習學名人字法，王羲之及顏柳歐蘇，米蔡趙黃，各家字體如出一手，分毫不差。」勝爺歎道：「文學比我高之千倍，可稱名士也。」勝爺遂又說道：「老三，你辛苦一趟，到貴東家府上，就說在下前去拜訪。」伙計問道：「老達官您貴姓啊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在北六省宜化府黃羊山勝家寨落戶，由順治三年移居在直隸莫州古城村居住，現在南京江蘇省西門外千佛山真武頂下，設立十三省總鏢局，在下姓勝名英字子川，綽號神鏢將是也。」伙計控背躬身行禮道：「您原來是勝爺呀！誰人不知，失敬失敬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您是買賣生意，不可這樣恭敬。」堂信說道：「您略等片時，我就前去。」

劉三回到櫃房之內，說道：「先生，掌櫃的，可了不得啦，那白鬍子老者，正是勝三爺。」寫賬先生說：「為掛一副牌匾，三天兩頭，好武的由此經過，一看牌匾，三三兩兩，一伙一伙的，俱是保鏢護院教場之人，住居吃飯，淨找碴兒，不是雞蛋裡挑骨頭，就是好些個不合算。看吧，這回又來啦。東家自有安置，你去給東家送信吧。」

劉三趕奔丁宅，進了大門，有三五個家人門道里問話，說：「三哥有事嗎？」劉三問：「老當家在家嗎？」門上人道：「現在書房看書，你自己去吧。」劉三進了二道院書房外，問：「老當家在家嗎？」丁爺說道：「老三，你進來吧。鋪中有事嗎？」

劉三說道：「現在店裡有幾位少年壯士同一位老者，看見咱鋪中牌匾，打尖住店，小人問他們哪行發財，說是鏢行為業，取出鏢旗，掛在匾上。鏢旗上寫：『江寧府十三省總鏢局』，斗大一個『勝』字。住在北跨院北上房，問我東家貴姓，我說姓丁；問台甫，我說雙字桂芳；又問老當家的文武奇才，小人對他實說一遍。他說要前來拜訪。小人問他貴姓高名，他說姓勝名英，乃十三省總鏢頭是也。」丁桂芳聽罷，說道：「今朝才得高人來。老三急速到店中，就說我父子這就拜見。」丁爺吩咐家人：「去叫二位少爺，隨我到店中拜見勝老英雄。」

家人來到東跨院，見大少爺丁龍、二少爺丁虎正在習練武術。丁虎說道：「兄長，你看這三百六的制子石，我舉之毫不費力。」丁龍說道：「你看這大力弓，我能拉十八起落。」家人說道：「二位少爺，別練啦，老當家的請二位少爺到書房。三合店內來了個勝英，外有十數位年輕之人，老當家的請二位少爺隨同前去拜望。」弟兄二人聞聽，即到上房，見了天倫丁桂芳，整理長大衣服。丁爺命二子帶著大紅帖前去店內拜見勝英，二子說道：「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孩兒服其勞。皆因咱店中掛『仗義剛強，英雄老店』之匾，好武之人多有不忿，住店、吃飯、喝茶，挑眼造次。三三兩兩，五七個人，被孩兒打跑無數，今天來了怎一個勝英，何必你老前往？孩兒等把勝英打跑就算完啦。」說話間用大鑿，要到店中比試輸贏。丁桂芳大怒道：「孺子不可造次！爾弟兄螢火之光，焉比皓月當空？」

二子問道：「老爺子，何為螢火之光？怎叫皓月當空？」「說你兄弟好比暑熱天氣，黑暗之處，一小小螢火蟲，如同小米粒大小，拿在手中不熱；勝老達官，好此一輪皓月照當空，天下揚名，四海皆聞，一蹶腳十三省亂顛，乃俠士也。孺子隨老父拜見高明，見面之時，少說話，多磕頭。如勝老義士高抬貴手，當時不摘牌匾，給你我父子留些體面，等勝老英雄走三五天，自摘牌匾，省得招惹是非，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。」丁龍、丁虎敢怒而不敢言，自可隨父前往。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房櫃之內，掌櫃與眾伙計，俱各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老當家少當家都來啦。」丁爺問：「先生有新筆嗎？」先生說道：「有新筆。」

皆因東家好寫，筆下闊，時常與人寫條幅對聯，先生預備整封新筆。將墨研濃，新筆醜開。丁爺取雙紅帖兩紙，提七寸毛錐，皆因丁爺好寫，向來不刷印名帖，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現寫名帖。

當時寫了兩個名帖，遂叫道：「老三，你先將名帖遞進去，就說我家主人，恐怕勝老英雄路上勞乏，如果勝老英雄勞乏，我父子不敢驚動，等到明天再拜。」堂信接過名帖，拿到北跨院上房，恭恭敬敬將名帖遞與勝三爺，並將東家囑咐之話，對勝老英雄學說了一遍。勝爺接過名帖一看，帖上的墨跡尚且未乾，真是筆走龍蛇，活躍紙上，勝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贊服。又見帖上寫的，一個是丁桂芳，一個是丁桂芳率姪男丁龍、丁虎頓首拜。勝老遂含笑說道：「老三，求你請丁老先生當時相見。」

堂信當時在跨院門口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少當家的，勝老達官有請！」這且不言。

再說勝爺遂對三太、香五說道：「人敬人高，斯抬斯敬。既然丁紳董這樣恭敬，咱師徒禮當迎請。」勝爺在前，三太、香五等在後跟隨，到了北跨院門口，丁家父子已到，彼此對面觀看，丁桂芳看勝老英雄鬚髮蒼白，活潑潑一團精神氣；勝爺觀看丁桂芳年過半百，墨鬚半部，二位少爺雄赳赳，氣昂昂，父子俱是一派正氣，彼此心中相敬相愛。丁爺提大鑿磕膝點地：「勝老明公光臨敝店，在下不知，未得遠迎，勝老明公多要恕過。久聞明公大名，如洪雷灌耳，皓月當空，遠近皆聞，今日得見高明，三生有幸。」勝爺還禮道：「老夫子文武兼備，宇內揚名，勝英久慕大名，今日得見，真乃大幸也。」二老者彼此謙遜一回，攜手而行，來到上房，分賓主落座。堂信獻茶，吃茶談話。丁爺說道：「今天我要高攀。」吩咐丁龍、丁虎：「拜見你勝老伯父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既是丁老夫子錯愛，三太你等拜見你丁叔父。」三太等就要跪倒行禮，惟有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三哥且慢，住店還磕頭叫叔父，還要店錢不要呢？我不能夠，我不能夠，沒有勝三大伯在此，我早就拿竹桿子，把他豁攏啦。我打家中一出門，我家大人囑咐，淨佔便宜不吃虧。」三太道：「人家少爺給我老師叩頭，口稱伯父，你我只可與丁紳董論左右呀？要不然我老師必然著急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倒了霉啦！你頭裡跪著。」傻英雄是個大舌頭，字眼兒說不真確，直喊：「磕頭小子們，磕頭小子們！」賈明這傻小子不但傻，舌頭還大，說出話來稀裡糊塗，就好似喝粥一般。丁爺一見眾人叩頭，遂以半禮相還：「眾位少壯士，丁某擔當不起。」謙讓完畢，二老者此時坐下談話，話到投機處，見面如故人。勝爺說道：「丁老夫子如不憎嫌，勝英高攀，你我結為盟弟兄。」丁爺說道：「如此甚遂我願。」

勝三爺與丁桂芳談話之際，丁桂芳問：「勝三爺不在江蘇，來在鎮江，不知有何貴幹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此處有一座二郎山

嗎？」丁爺答道：「不錯，有一座二郎山，離此南鎮口西南角，有二三十里地之遙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此山之內，可有一個山大王？為首之人，自稱鎮江四霸天，大約賢弟你左近百姓，斷不了受此山中賊人塗炭吧？如墩包頭，放響箭，打槓子，套白狼，大喊一聲留被套，明伙路劫，無惡不作。」丁爺說道：「方近三四十里地，一草一木不動。」勝爺聽罷，微然笑道：「好一個一草一木不動。卻是搶人家有夫之婦，生生打開鴛鴦棒，活活拆散連理枝。邱成你過來，對你丁叔父學說一遍。」邱成遂把搶人之事，從頭至尾對丁桂芳學說一遍。丁桂芳聽罷，不覺面紅過耳。勝爺復又說道：「賢弟，有勝英三寸氣在，絕不使良善之人受此不白之冤，致使山賊塗炭百姓，逍遙法外。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，如有范家姑娘，我必將范氏救回，使他父女骨肉團圓。」丁桂芳說道：「如此您給我們地方除害，我父子必當出來幫助。」勝爺笑道：「我這可是冷言冷語，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幫，我鏢局之中有的是實朋伙計，我皆未曾帶來。現在我將三太、香五等帶來，不過是叫他們見見世面，開開眼界而已。」丁爺見勝爺說話剛直磊落，並不多言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明天一早不必起身，小弟略表寸心，在小店中吃完早飯，弟有要言相勸。」勝爺點頭道：「尊敬不如從命，明天劣兄定要騷擾。」說罷，丁家父子告辭。勝老將丁桂芳送到門口，各道請字。勝爺回到上房，叫三太、香五：「你們另要酒菜吃飯吧。」金頭虎賈明見勝爺出離上房時，自己坐在上座，說道：「怎麼個窮開店的，耽誤我們喝酒吃飯，饞得我直流哈拉子。跑堂的，先給我來一百壺酒，六十桌菜！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老爺子現在院中呢，你別大驚小怪的。」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，跑堂把酒飯端上，傻小子賈明搶吃搶喝，酒飯已畢，烹上茶來。勝爺喝茶，眾英雄兩邊侍立，傻英雄賈明叨念：「走一天道啦，還得站班，家無常禮呀，又暈又累，我要知道這樣，我不來。」勝爺一聽，這孩子太咬牙咬嘴，遂說道：「你們上東西暗間去休息去吧。」黃三太等五位在東暗間，楊香五、金頭虎等五位在西暗間。三太問老師道：「您老在哪裡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明間有小藤牀一張，老父可以安歇。」工夫不見甚大，即聽西暗間賈明打呼嚕，說睡語：「小子，為什麼搶人家小媳婦？我抽你大嘴巴子！」勝爺聞聽，啞然而笑：「這傻孩子，有什麼事說睡語，全喊出來。」勝爺養了一養神，站起身軀，隔著青布單門簾，聽三太等已然睡熟，西暗間香五等也均睡著。勝爺自己思索：三太等年輕，不達時務，官面拿賊，總得有賊有證啊。你我師生打的是抱不平，不見賊證，焉能直入山寨？勝爺想罷，遂紮綁停妥，兵刃暗器帶好，外帶水衣水靠。此時一看蠟燭燃去二寸有餘，勝爺又換好整燭一枝，將隔扇對好，出離上房戶北跨院並無宿店之人，擰身上房，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如踏平川之地。出離飛龍鎮南鎮口不遠有鬆林一帶，方向西南，老英雄施展夜行之術，陸地飛騰之法，腳尖著地，磕膝蓋一拱，腰兒一伸勁，直奔二郎山去了。

勝爺行十數里，緩了口氣，歇息歇息，又往前行走。只見隱隱山林，當空皓月，觀看前邊，陡壁山崖，峻嶺高峰；又往山西邊觀看，波浪滔滔，銀蛇亂竄，汪洋一片大水，浪花打出海水牙。勝爺心中暗想：此處山口必有嘍兵把守，遂不走出去，踏山坡而行。由曲彎彎，高高矮矮，走至東西黃牆一帶。

大牆高有丈餘，擰身上牆，左胳膊肘一擰，瞧看裡邊，只見黑黝黝，鴉雀無聲。勝爺從兜囊中取出問路石一塊，向下一擲，只聽叭噠一聲，石子落地，一聽裡邊並無有埋伏，遂兩條腿往裡一順，躍牆而下。牆裡邊有怪石橫疊一片，勝老英雄直奔大寨而去，在東敞廳避住身軀，見一對對掛燈照耀如同白晝，只見大廳內四張金交椅，勝爺不問可知，乃是鎮江四霸天。北邊頭一張金交椅，坐著一家寨主，面如紫玉，紫中透亮，年歲約在四十上下；二張金交椅坐著一位英雄，臉面黑中透亮，青緞帽子，青洋纜大氅，裡襯青色短靠，背後背著一對鑲鐵鋼，正當頂顛巍巍襯著一朵墨蓮花壓頂；第三張金交椅坐著一位英雄，頭戴絳紫壯帽，身披紫大氅，一臉的疙裡疙瘩，怪肉橫生，背後背樸刀一口；第四張金交椅，一位寨主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品貌俊俏，年紀不過二十餘歲，背後背著翹尖式鋼刀一口。東西兩廊下，有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丑丑俊俊，俱是武士打扮，有五十餘人，俱是綠林道飛賊。廳前站著三十六對削刀手，一個個俱站立兩邊，乃是宰活人的。勝爺思索：「怨不得丁家父子不來。」南配廳前，擺設各樣兵刃無數，樣樣俱全。勝爺暗暗點頭，心中說道：「此處恰似五殿閻羅，殺人戰場。正是：要得心腹事，單聽他人背後言。但不知那被搶的少婦，在山中不在？」

忽然見二張金交椅黑臉面寨主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今夜請眾位聚在廳前，皆因這幾天眾伙計嘍囉三三兩兩，交耳接舌。我問眾位有什麼事情，才知離此不遠出了一案，掠搶行路之少婦。今有踩盤子頭目陳琦，扮作趕集上市之人，他在飛龍鎮北鎮店口見一老者，隨同十餘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內有一人，梳著沖天杵小辮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啞喉喊叫：『小子，到二郎山，把搶小媳婦的人抽個大嘴巴子，問他為什麼搶人家小媳婦。』那老者擺手送目：『乳子不要多言，叫他人聽去，反為不美，這是秘密之事。』那傻小子才不大聲喊叫。陳頭目跟下去了，跟到飛龍鎮南鎮店口，那老者到店門，看見店中牌匾是『俠義剛強』、『英雄老店』，店門的牌對，上聯：『孟嘗君子店，文驚宰相』，下聯：『千里客來投，武比廉頗』。橫批是：『蓋世奇才』。老者看罷，叫道：『三太，咱們打尖住店。』進了店內，工夫不見甚大，懸掛鏢旗於匾額之上，鏢旗上寫：『十三省總鏢局』，斗大個一個『勝』字。我想陳頭述言的這個老者，鴨尾巾，英雄氅，脅下襯鏢囊，海下銀髯，必是勝英矣。此人替天行道，除惡安良，濟困扶危，知道了此事，既然夜宿丁家店，今天不來，明天准到，必然下帖拜望。如問此事，你我紙裡包不住火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已莫為，你到了那時，何言對答？眾位來到二郎山，三年二載，五七年不等，我與眾位說過，方近不可作案，裕語說，兔兒不吃窩邊草。哪位作的案？如若不言，勝三爺找到門上，追問此事，何言對答？此事已不能隱瞞啦。」

話言未了，第三張金交椅三寨主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二哥，此案是小弟所作。難道說你我佔山為王，能斷子絕孫嗎？你我四位弟兄並無妻室。我作此案，絕不會破案，鍋煙子抹臉，披頭散髮，搶來少婦，就是那鄉下老者在縣署公廳、鎮江府衙喊冤，官面無處拿人，州府縣衙自有馬快三班辦理此案，勝英何如人也，他管轄不著哇。我與勝英有殺族兄之仇，我家兄秦天豹，與老兒勝英歃血為盟，拜行在八十餘年。我那秦尤姪兒如今長大成人，必要子報父仇。秦氏門中，與老兒勝英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。勝英不來，是老兒的造化；如來到二郎山，我把勝英拿住，碎屍萬段，剖骨熬油，把老兒用布纏好，點天燈！我不怕老匹夫！」罵得耳不忍聞。勝爺在東敞廳上聽得真而且真，實難忍受，自己思索：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我今夜前來，乃是救那被搶的少婦，是成全他父女骨肉團圓，送回婆家小夫妻破鏡重圓，喪而復聚，餘願足矣。此來並未打算傷人。」此賊辱罵，耳不忍聞，頓使老英雄怒從心頭起，氣由膽邊生，兩太陽冒火，七竅生煙，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騰空。左手一按陰陽瓦，右手套挽手，按魚鱗紫金刀，要縱下東敞廳，單刀會群賊，忽聽得廳上說道：「三弟，不要暗地罵人。你作的此事太不對了，不應當搶有夫之婦。財色非君子所愛，你不會用銀錢買妻娶妾？搶奪行路之少婦，也有損傷陰鷲呀。那勝老者俠肝義膽，也許是被搶少婦、婆家娘與勝英有什麼認識，拜請勝老者前來，亦未可定。三弟口出不遜，張口罵人，強詞奪正理。勝老者今夜既住飛龍鎮，如果要深夜探山，你背言罵人，也不算為高明。如果勝老者要是聽見，尚佯為不知，老英雄要來去明白，明天下帖來拜，你我自然接拜。如在茶水之前，勝老者必然先禮而後兵，以好言對答。賢弟，那少婦現在何處？」三寨主說道：「小弟婚姻不湊，少婦驚嚇成病，現在昏迷不省。派嘍卒請了一個名醫，今調治病症。又在山下叫嘍卒們，找了個賣花的婆子，服侍病人，待等病癒，才能再成其美事。這不是婚姻不巧嗎？」二寨主說道：「勝老者今日不到，明日准來。如要這兩天不來，老朋友也許偷偷探探，聞知你我弟兄名聲甚大，也許不來了。你暗地罵人，不算好漢，事情作得太無情理。未曾水來先打壩，如見面之時，勝老者好言相勸，當獻出少婦，何必打搶人正凶的官司？如其不獻，以武力對待，咱弟兄四位何人能敵住那位勝老英雄？」大寨主站起身軀：「我這九節鏈子錘，不能克那魚鱗紫金刀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我這四楞鑲鐵鋼分量加重，能對魚鱗紫金刀。奈他有三隻金鏢，百發百中，概不空發，實非我所能破。」四寨主站起身軀：「我的刀能對勝英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我能躲閃。惟有甩頭一子，大羅神仙難擋。」眾人問道：「三弟你呢？」

三寨主說：「我力量過人，咱那月台上有鐵香爐一個，重五百斤，按古時寶鼎樣兒所造。皆因楚漢爭雄，劉邦進咸陽，刀不刃血；霸王進咸陽，殺秦始皇之王孫，孩童子嬰怒惱秦家宗族不憤。霸王怒殺秦氏宗族八百餘人，火焚阿房宮二百餘里，火焚傳國之

寶鼎，惟一鼎騰空而起，飛入海中，八鼎俱焚。由西漢至今斷去九鼎，後來大廟宇之前，有能人按此鼎樣式重鑄此鼎，鼎上有山水人物奇禽異獸，俗名叫鐵香爐。小弟吃兩粒大力丸，能舉此鼎。我想老兒勝英，年到古稀，老邁殘年，我與他舉鼎賭輸贏，可以贏這老兒。如其不行，你我弟兄五十餘位寨主，你我弟兄四位一擁而上，量老兒單絲不成線，孤掌難鳴，可就把老兒亂刀分屍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你口出不遜，則為不高明，何必背地罵人呢？天氣不早啦，你我大家安歇，各自留神。兵刃預備齊整，山口裡外，叫嘍卒預備梨刀，窩刀，亂絞刀，絆馬索，繃腿繩，陷坑，預備停妥。」暗中交代，這四霸天之中，就是二寨主韓天魁人正，武藝超群，所以此山大眾無不佩服。霎時間各位寨主嘍囉安歇去了，留下五六個嘍囉，將兩廊下對對紗燈熄滅，也歸下房去了。勝爺一看，庭前清肅肅，靜落落，一人皆無。勝爺方想，以武力金鏢甩頭，我不讓群雄；以力量舉鐵香爐，幼年之時人稱勝崑崙，這幾年，年近古稀，未拿重大的物件，趁此無人，我且試一試。如若能舉鐵香爐，明天可以下帖來拜；如若舉不起，再想良策。老英雄遂飄然縱下東敞廳，走至鐵香爐近前，將左胳膊往後一背，右手托頭層底，丹田一用氣，飄銀髯，三絡須，將鼎托平，輕輕放歸原處。

一隻手能托，兩隻手則能舉，明天赴此東敞，無憂無慮。

勝老者復又擰身，輕車熟路，往北走去，見高聳聳怪石牆，牆裡有怪石橫疊一片，高矮大小不一。勝爺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離此寨牆不遠，忽見牆上一道黑影，落在大牆之上。勝爺往西一閃身。手跨臥牛石，避住身軀。怕銀髯顯露，勝爺面向南，以目而視之。此黑影一飄身，縱下牆來，由勝爺東邊，自北往南而去。容他往南去了丈數來往，勝爺面向南看此人，鹿伏鶴行，腳底下甚快，但有一件，他可未看見勝爺。勝爺思索，本山的群雄知道我夜宿丁家店，也許此人去到了家店偷探於我？